岁月未曾抵达

王继怀 著

回不去的故乡
装上满满一车的乡愁
是我最具诗意的风景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岁月未曾抵达

YEARS NEVER COME

王继怀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岁月未曾抵达 / 王继怀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9.10
ISBN 978-7-5360-8985-3

Ⅰ. ①岁… Ⅱ. ①王… Ⅲ. ①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 Ⅳ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96014号

出 版 人：肖延兵
责任编辑：张 懿 陈诗泳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装帧设计：禮孩書衣坊 LI HAI BOOKSTORE bookd@163.net

书 名 岁月未曾抵达
SUIYUE WEICENG DIDA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佛山市迎高彩印有限公司
（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区兴业七路9号）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6.625 2插页
字 数 145,000字
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购书热线：020－37604658 37602954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http://www.fcph.com.cn

目录

故乡

003 > 乡愁是最诗意的风景
007 > 记忆中的村小
012 > 住在乡下的母亲
019 > 家乡的水井
022 > 梅兰豆腐
027 > 故乡的老梨树
030 > 从点煤油灯到用上手机
033 > 故乡的河
037 > 母亲心中的路
041 > 家乡的野菜
044 > 山乡巨变
047 > 感谢父亲

故事

055 > 传递
059 > 在城里有块菜地
062 > 希望的力量
066 > 不要遗忘了写书信
070 > 凤凰最美在清晨
073 > 怀念一家旧书店
076 > 苦并快乐着
078 > 快乐别人　幸福自己
080 > 买菜札记
083 > 那让人愉悦的蓝
086 > 难舍邵阳
089 > 犁田的哲学
092 > 含泪的微笑
096 > 岁月未曾抵达
100 > 月亮的脸笑在掌心
103 > 信念不灭，梦就会实现

故人

109 > 爱管闲事的陶奶奶
118 > 把生的希望留给病友　善良青年感动社会也拯救了自己
127 > 不屈的脊梁扛起一所学校
130 > 她追求的是另一种富有
135 > 青少年科技教育园里的“痴人”
151 > 为了三十九张高考准考证
157 > 班主任的楷模
163 > 阳芳岭上的红烛
167 > 站在讲台上，我觉得自己永远年轻
172 > 懂得感恩的人是幸福的
177 > 瑶山深处的眷恋
182 > 他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
185 > 拯救“植物人”　美丽女大学生演绎爱情绝唱
195 > 拄着拐杖走出精彩人生

201 > 后记

故乡

GU XIANG

乡愁是最诗意的风景

我的故乡善溪江，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。善溪江从两山之间流过，河水冲刷形成的河谷边上坐落着一个小村庄——梅兰村。我就出生在那里，直到上大学才离开。梅兰村是我的故乡，是个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地方。这里不仅天蓝水秀，而且岩奇、村古、滩林美、美食多，每一个去梅兰村的人，都会真切感受到天然山水、田园风光、人文景观融于一体的美景。我曾写过一篇《梅兰豆腐》的小文，在一家知名媒体上刊发后，看过的朋友都嚷着要去我家乡吃梅兰豆腐。

村子里住着我那善良、淳朴、勤劳、坚强的乡亲，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童年的记忆，自然最为深刻。童年的趣事很多，玩的花样也多，夏天我们去善溪江里捉鱼，爬到梓树坡的树上去抓蝉，掏鸟窝；秋天打着自己削的木陀螺，和小伙伴在稻草堆里捉迷藏，还会去大山深处摘野果；冬天踩高跷、堆雪人、玩花灯、舞狮舞龙，热热闹闹过年……记忆中春天是最有趣的。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田野里到处生长着野菜，香椿、竹笋、山芹、蕨菜、蘑菇……每当看到田野里成片的野菜时，我与小伙伴们就会高兴地蜂拥而

上，展开一场争夺战，一双双小手将野菜从松软的土地里连根拔起，心急火燎地放在篮子里后，又是一阵你追我赶、打闹嬉戏。小伙伴们就这样一边采野菜，一边享受着泥土的芳香、自然的清新。每次采野菜，看到篮子里的野菜慢慢盛满时，一种幸福的收获感就会油然而生，自己犹如一棵小草，和春天一起成长。

我在梅兰村生活20多年，那段岁月无处不充满了乡亲们的关爱和帮助，那段清贫岁月也让我明白生活的艰辛和不易。从小父母就教育我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的道理，我也是以感恩之心对待我的乡亲们。记得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回家过年，回家之前，父亲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带些糖果之类的礼物回去，当我带着糖果回到家后，父亲就分成一袋一袋的。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把糖果分袋。父亲说：“你读书时，乡亲们没少帮你，如今你参加工作了，要记得去感谢他们，要懂得感恩。”第二天吃完早饭，父亲就带着我去了院子里的邻居家，一家一家地去拜访。在彭大伯家，父亲说：“当年，你们要读书，彭大伯家竹山里的竹子让我们用来造纸，你要记住大伯的恩情。”在张大爷家，父亲说：“你们读书时，大爷没少借钱给我们，这个恩情不能忘。”在王叔叔家，父亲说：“你们要读书，家里农活忙不过来，王叔叔帮了不少忙，这恩情要记得。”……就这样，父亲带着我一家一家地走，一家一家地感恩。

受父亲影响，现在我每次回到村子里，都要给邻居们捎点东西，去邻居家坐坐，也算是对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一点感恩。每次我回到村子里，邻居们也都要请我吃饭，每次从村里回城里，村子的爷爷奶奶、伯伯叔叔婶婶们都会给我捎上家里的土特产来为我送行，每次都是一堆人目送着我的车开走。这种热情的场景，每次都

让我泪流满面。

四阿婆是我们村子里年龄最大的长辈，已经九十多岁了。去年春节回家，我带着礼物去给她拜年。四阿婆邀请我去她家吃饭，我怕给她添麻烦，便婉言拒绝了。后来，四阿婆打电话给我母亲，叫我返程时在她家门口停一下。我知道她想送点自家种的土货给我。我假装忘了，故意没有停车。哪知四阿婆安排他儿子抄近路赶上我，硬要将一块大腊肉送给我。正在为难之际，一位邻居说："这是四阿婆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！"还有一位堂叔，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身体不是特别好。小孩在南方一座城市打工，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在我离开时，他硬要将自己积攒下来舍不得吃的几十个土鸡蛋塞给我。他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，我怎么忍心带走？可是，这是他的一片心意，如果不带走，怕伤了他的心，又不能不带走。

小车后备厢里的土货中有几棵带着泥土的冬笋，我觉得特别珍贵，那是我父亲挖回来的。父亲70岁了，去年在干农活中摔伤了腿，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才康复。今年春节前夕，天寒地冻。他瞒住母亲，偷偷地扛着锄头，到很远的竹林里挖冬笋。听邻居说，为了这些竹笋，父亲顶风冒雪挖了3个多小时。他那双苍老的手，被一路的荆棘划伤，还留下了几道伤痕。听邻居说这些时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善良淳朴的父母和乡亲们，总会在我返程之际，将我小车后备厢塞得满满的，连座位下也塞满了。

装上满满的一车乡愁，每次回家都是如此。记得去年春节后回城的那天，在车子走动的时候，我好几次回头，远远地看到父母和乡亲们站在那里，还没有回去。我心里在想，小车可以载走乡货，可是哪能载走这浓浓的乡愁呢？

都说回不去的故乡。对我来说，回到故乡的感情是不一样的，那是一种深深的眷念。但凡春节过年，我大多都会回老家去看看父母。每一次回去，也都会感觉到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。去年过年回家，陪父母和乡亲们聊天，父亲说现在村里变化很大，乡亲们人手一部手机，一个家庭都有好几部手机；还说现在村里也有网线了，很多乡亲用上了Wi-Fi。母亲说现在村里大多数的乡亲家都有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打米机了，不少家庭还买了小车。邻居张大爷也兴奋地说，以前村子里高中生都没几个，现在大学生都很多了，有的还读硕士、博士了。回村里，我还发现一个喜人的变化：村里的生态更好了，不仅河水清澈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，可看见成群的鱼虾，就连多年未出现的野兔、野鸡、野山羊、野猪，现在山里又出现了。我在想，眼前这富庶景象和乡村的美丽风光，不知道我梅兰村的乡亲们盼望了多少年。

有人说，“故乡是梦”，“故乡是一种图腾”，“百年为客老，一念爱乡深”。我离开家乡已经快20年了，但每次回到故乡，我都会去小时候待过的地方、学习过的地方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仰望蓝天白云，坐听蛙声蝉鸣，静闻泥土芬芳，与亲人朋友叙旧聊天……现在，我工作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，无时不享受着大都市的繁荣与方便。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却会常想念我那田园牧歌、诗情画意的家乡，想念我那善良、淳朴、勤奋、坚强的乡亲们。也许这就是浓浓的乡愁，是我最具诗意的风景，这种乡愁也一直激励我不断去努力，去追求。

（原载2019年《南方杂志》第9、10合期，入选学习强国平台）

记忆中的村小

也许是我出身农村的缘故，也许是我多年远离家乡的缘故，近来总是很想去看看家乡的那所山村小学。这次回乡过年之前，我就同在家乡工作的哥哥约定，一定要去看看母校，看看写满了我们儿时记忆的大山深处的村小学——木兰小学。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，就是现在够精准、详细的百度地图，也见不到它的踪影。

我的老家位于一个幽静偏僻的多山地区，这里没有任何工业污染，保存着自然界最原始的青山绿水，还有那飘忽空中的清新的和风。我们村去年之前叫木兰村，去年与邻近的梅坪村合并，组成了梅兰村。之前，有很多人问我："你们村与花木兰有没有关系？"我每次回答说："有，因为名字相同。"家乡无乡邦文献可矜，也无名人可借重。写过《猛回头》《警世钟》的陈天华、大文学家成仿吾虽然出生在我们邻近的乡镇，不过他们家离我家还有30多里地，他们的光芒也照不到我们那里。从我记事起，村里最高学府就是这所小学，村里最大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所村小里既是校长、教员，又是炊事员的唯一的教师。村里过去没出过秀才，更不用说举人、进士之类的大人物了。这所山村小学，有不少爷孙三代都在

这里学习过，也许半年，也许一年，也许两三年，有的爷孙三代都是同一老师的学生。

也许是遥远的事物总能让人怀念的缘故，也许是那所山村小学给了我太多记忆的缘故，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村小读书的岁月，想起村小的刘老师。重返母校，也许只不过是对某种空白的填补，只是去找寻当初的记忆。曾经熟悉的通往学校的乡间小路不见了，原来木结构的教室也已完全没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小洋楼，唯独能找回的痕迹是我们当年栽种的那棵樟树，现在已经枝繁叶茂。学校放假了，没了学生，老师也回家过年去了。尽管只有几间教室，但校园干净、平坦，透着太阳的暖意和泥土的芳香。学校里很静，静得任何一丝足音或一声喘息都赫然膨胀了好多倍，偶尔几声鸟叫，让你真正体味什么叫“鸟鸣山更幽”。

我第一次去村小上学报名，是在村小上四年级的哥哥带着我以及比我大一个月的堂哥一起去的。老师安排我和堂哥坐在一起。因为是山里的孩子，没见过世面，又是班上年龄最小的，生怕丢东西，在学校里，我和堂哥整天都把书包背在身上，包括上厕所。记得小学一年级，整整一年，我们都这样整天把书包背在身上。现在想起来难以置信，但那时确实是这样。记忆中的乡村，冬天特别冷，教室没有玻璃，也从不生火，坐在里面，如入冰窖，我们常常冻得手脚都生满冻疮，手握不了笔，脚走不了路。

当然趣事也很多。记得有一次语文考试，有一填空题：“什么爱吃蚜虫？”语文课本里是七星瓢虫爱吃蚜虫。有一个叫章叶红的同学不会做，就问旁边的同学，旁边的同学就说写自己的名字，于是章叶红就真写了自己的名字。后来发试卷时，老师在班上笑着

说：“我们班上的章叶红同学爱吃蚜虫，谁家地里有蚜虫，就让他去吃。”同学们哈哈大笑。现在同学见面，还常常拿出来调侃章同学。还有一个关于字典的故事。我们邻近有两个县，一个新化，一个安化。记得第一次用新华字典的时候，有一同学没有新华字典，想借另一同学的用，就说：“同学你先把新华字典借我用一下，明天我把我们家的安华字典给你用。”没想到那同学说：“那你明天一定要记得把安华字典带来啊。”那时山里的孩子以为新华字典就是新化县的，既然新化县有，安化县也应有。结果第二天，那同学没能带来安华字典，借新华字典的同学就去找老师要安华字典。还有同学被老师批评，说肚子里没点墨水，于是就拿着墨水瓶“咕咕咕”喝几口的……

对村小记忆最深的当然还是刘老师。村里的人都很尊重刘老师，称他为先生。村里人碰上什么文字上的事，常去请教先生。先生实际上文化水平也不高，听说初中只读了一年。因为在学校代了几十年课，也没有其他老师来，才转为公办教师。我们三兄妹都是他的学生。先生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先生不会普通话，但教孩子要求用普通话，于是先生就努力学，在课堂上也学以致用，然而教我们时，还是常出笑话。有一次他教我们读“茄子”，明明带着我们用拼音读“qiezi”，拼着拼着最后却读成了方言“qiazi”。

先生待人和蔼可亲，对学生要求却很严。记得有一次上作文讲评课，先生把我的作文《家乡的小河》在班上作为范文宣读，给了我96分，说是他任教以来给分最高的一篇作文，要大家向我学习如何写好作文。然而下课后，先生却要我去他办公室。也许是在课堂上得了表扬，于是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跟着先生去了他办公室，以

为他会再次表扬我，甚至还想是不是有奖品。想不到他竟板着脸对我说：“文章写得好，字为什么写得这么差，东歪西斜的，像鸡爪一样。你把作文工工整整地给我抄50遍，明天交给我。”看着先生严厉的脸，没办法，放学回家后，我在父亲用一个罐头瓶、几根小铁丝和一块小铁皮制成的简易煤油灯下，把作文工工整整地抄了50遍。父亲一边看着我写，一边自言自语地感慨：“刘老师真是一个负责的好先生。”先生的这种教学方法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太恰当，但我却很感谢他。也许是怕先生的缘故，从那以后，我养成了写字工整认真的习惯，这对我后来做什么事都认真负责的态度很有影响。

山里人很穷，很多孩子都交不起学费。先生每年都要替学生垫学费。我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长年累月靠力气在地里刨来刨去，到头来却刨不出几个钱来。也许因为家里穷，我从小就很懂事，每天一放学回家就放牛、砍柴、割猪草。为了攒学费，我还常常利用节假日去山里挖药材、拾菌子，然后拿到街市上去卖。我读书也很刻苦，每学期总能拿回两张奖状，期中一张，期末一张。每次拿回奖状时，父母脸上总会写满喜悦，但每次开学却总是满脸愁云，为学费发愁。记得读小学四年级时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给我交学费，于是我就暂时辍学在家。这时又是先生来我家做家访，给我垫交了学费，让我重新走进校园。据村里人讲，每年先生都要垫上好几百元的学费，有的还了，有的至今未还。当先生带着我再次走进教室门口时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不要担心学费，好好学习。”望着慈父般的先生，我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出来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用力地点点头。转眼就小学毕业了，我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进乡中学。尽管那时我不在村小学习，已上乡中心小学了，但

先生知道这事后，还是特意来到我家中，送给我一支钢笔作为奖励。那天，我含着泪花接受了先生奖给我的那支钢笔。后来，我上学、工作，辗转各地，并多次搬家，但先生奖给我的那支钢笔和我抄了50遍的作文本子却一直舍不得丢，至今仍珍藏在我的箱底。

先生退休后，去了儿子工作的天津。我参加工作后，由于忙的缘故，除每年春节给先生寄去一张贺卡外，从来没有去天津拜访过先生，也很少给先生打电话。记得几年前，我打电话给先生的儿子，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，先生已于年前作古了。先生儿子说先生生前经常讲起我和一些学生的名字。先生的儿子怕我们工作忙所以没有告诉我们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不禁泪流满面。

迈出村小的校门，在依依不舍中走出这所写满我记忆的山村小学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哥说，刘老师退休后，因为没老师来，学校就由一名村干部和他的妻子轮流在这里做代课教师。因为去年村子已经合并了，并且学生也不多，那名村干部也通过考试去乡里工作了，今年开始学校就停办了。听到这话的那一刻，伤感陡然袭来，这所承载了我儿时记忆的山村小学，是如此让人留恋。

岁月如梭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离开大山中的这所村小学已经快30年了，我在世俗的淡泊中经历着人生的风雨冷暖、花开花落。许多的人和事都逝而远去，这所山村小学也即将在人们视野中消失，但我懵懂年少时沉淀在生命中的记忆，这所山村小学和老师、同学留给我的美好回忆却令我难以忘怀，若流云般萦绕心头，将永远印烙在我的心坎上。

（原载2017年2月9日《南方日报》）